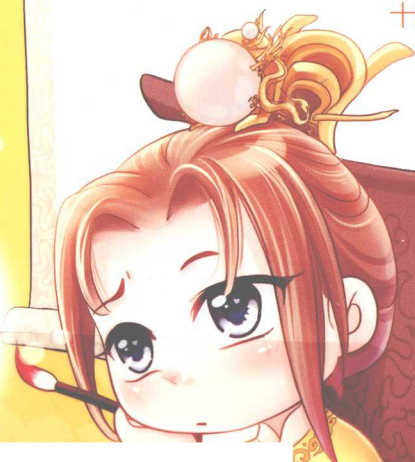


朕的皇后不懂朕

原名：每天都有人跟朕抢皇后

十月微微凉 著

SHIYUEWEIWEILIANG
WORKS



这个皇上爱瞎想：

每天都有人跟朕抢皇后，皇后是朕一个人的！

这个皇上很忧伤：

朕的皇后不懂朕，皇后何时才能理解朕？

最欢乐爆笑的宫廷生活
最不走寻常路的帝后相处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
是朕把你放在心尖上当仙女
你却以为朕不爱你！

朕的皇后 不懂朕

十月微微凉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朕的皇后不懂朕 / 十月微微凉著. —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317-3443-7

I. ①朕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7637号

朕的皇后不懂朕

选题策划 / 石 颖 唐 婷

作 者 / 十月微微凉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
特约编辑 / 唐 婷 朱明迪

封面设计 / 黄 梅

封面绘图 / 朱 武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/ 8

字 数 / 200千

版 次 / 2015年5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25.00元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443-7



目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端敏是朕一个人的 / 004

第二章 我的皇后是仙女哦 / 029

第三章 齐祯的被子是黑洞 / 056

第四章 皇后娘娘有喜啦 / 078

第五章 化身国宝大熊猫 / 098

第六章 朕是一个纯情少男 / 1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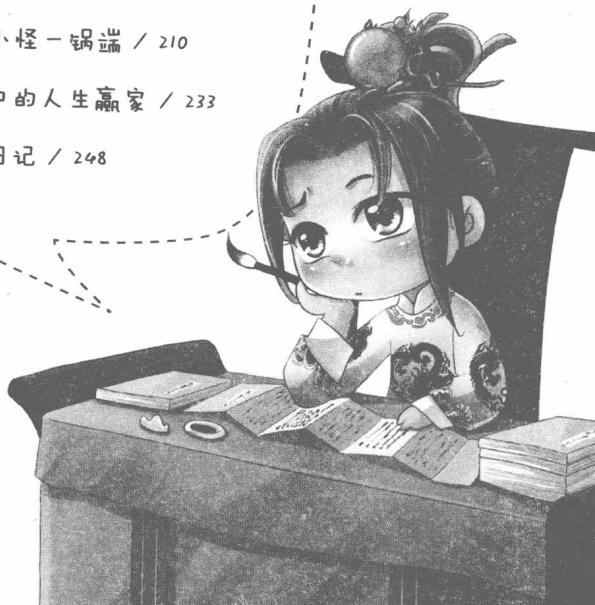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章 情诗真是太赞了 / 160

第八章 起名技能没有点亮 / 184

第九章 大怪小怪一锅端 / 210

第十章 传说中的人生赢家 / 233

番外 小石头日记 / 248





楔子

大齐，瑞武年间，春。

倾盆大雨从早晨便下个不停，端敏支着下巴坐在窗边，表情十分忧愁。

两个大宫女不断地来来回回，却也不敢开口多问，近来主子心情不好，这事她们都是知道的。

像是一个月前，主子半夜惊醒，缓过神之后开玩笑般地道：“本宫梦到户部的李大人下朝之后从台阶上摔下去了呢！”

第二日，李大人从台阶上摔了下去，主子默……

像是二十天前，主子半夜惊醒，心有余悸地道：“我梦到太后娘娘要去蕲州祈福，结果大病不起了呢！”

第二日，太后提出要去蕲州祈福，不待主子有更多的动作，太后就出了宫，结果，路上一病不起……

像是十天前，主子半夜惊醒，很是迟疑地道：“我梦到，玉贵人在鹞妃的宫里摔倒了，其实是苏贵人动的手脚呢！”

结果……

五天前，三天前……今早，主子一起床就这么忧郁，几个大宫女只觉得，事情似乎是不太好了。

她们主子……又梦到了啥？

两个丫头心里十分忐忑，端敏也觉得，人生真是没有希望。本来在这宫中她就过得特别不如意，如今还平添了这样的“毛病”，这可如何是

好？也亏得身边的两个大宫女都是自小在她身边的，不然把这事说出去，大抵她要被当成妖人烧死了吧！

越想越觉得萎靡不振，端敏索性趴在了桌子上。

宫女阿金在妹妹阿银的眼神示意下上前：“娘娘，您可是不舒服？”

端敏摇头，终于支起了身子。

“你们且出去忙碌吧，本宫有些乏了，要休息一会儿。”言罢，也不待她们有什么反应，端敏便直愣愣地躺到了床上。进宫三年，端敏已经鲜少像以前那般随意了。阿金与阿银对视一眼，更是觉得自家主子反常得厉害。不过两人也是知道端敏的性子的，将窗户关好，便出了内室。

一时间，室内只有大雨倾打在窗户上的声音。

屋内静了下来，端敏倒是睡不着了，她静静地想着昨晚的梦。

她梦到了更加不好的预兆，暴雨引发了黄河决堤。如若是一以往，她会觉得，一切都不可能。可是已经准了这么多次，她实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。也许，从某一方面来讲，是对自己太有信心，对自己的梦境太有信心。

苦着一张脸，端敏掀起被子，盖住了自己的脑袋。要不要告诉皇上呢？

皇上十分不喜欢她，告诉了皇上，他也只会当她是妖言惑众吧。

端敏清楚，如若不是他们霍家，她现在别说是皇后，就连个小才人都不会是。贸然去找皇上，委实不妥当。这两年她与皇上的关系越发冰冷，两人也不过就是在外人面前维持些面子罢了。皇上看中的是她背后的霍家的势力，而她，只负责做好自己母仪天下的皇后。十五岁进宫做皇后，不过三年，却也让她明白了皇上的心思，那人不喜欢她！

想她少女怀春的时候还那么喜欢他，不过三年就已经让她看清了现实，不得不说，皇上还真是一点面子上的戏份都不肯多做了。

越想越烦闷，端敏索性爬了起来：“阿金！”

“奴婢在。”阿金连忙进屋一福。

端敏：“通知御膳房，本宫最近有些上火，要吃些下火的，至于菜色，你看着吩咐吧。另外，你让阿银去看看皇上在忙什么。”

“诺！”

阿金领命而去，心里估摸着，大抵主子要见皇上，是因为昨晚的梦

境？阿金等人都是霍家的家生子，三年前随同大小姐一同嫁入宫中，之前主子是如何雀跃，这三年又是如何心灰意冷地失望，她们是看在眼里的。好在，主子是个心大的，看淡了，也不十分难过了。只她们这些与主子一同长大的人却觉得，皇上不喜欢主子这样真性情的好姑娘，却偏要宠那些装模作样的狐媚女，当真是个拎不清的。

阿金心中腹诽不断，面儿上倒是喜盈盈的，见谁都要笑笑点头，十分八面玲珑。

待阿金从御膳房回来，就听阿银在屋内与主子禀告：“皇上那边正忙着，听说是黄河决堤了，不少大臣都在御书房呢！便是娘娘想见皇上，怕一时半会儿也是不能的。”

咚！

“天啊，娘娘……”阿银的惊呼传来，阿金赶忙冲进了屋内……



第一章 端敏是朕一个人的

一个月后。

“霍大将军，霍大将军……”尖细的嗓音传来，下朝的众位大人三三两两地往外走，就听小太监在身后小跑着呼喊。

霍以寒停下脚步，看向了奔过来的小太监，这人是皇上身边的近侍，叫作来福。

小太监小跑过来，拍胸笑言：“奴才来福见过霍将军。霍将军，皇后娘娘近来身子略有不妥，十分思念亲人。皇上命奴才前来拦住大人，许是看到兄长，娘娘的病情就好些了呢！”

皇后自从病倒，如今已经一个月了，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要劳烦来福公公带路了，也叩谢皇恩浩荡。”

在大齐，霍家可是战功赫赫，霍将军唤作霍以寒，如今官拜大将军，大齐一多半的兵力都在他的手中，他也是传闻里用兵出神入化的战神。相比其已经过世的父亲霍老将军，他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至于皇后娘娘，她则是霍家的小女儿，霍将军老来得女，因此十分娇宠。霍夫人过世得早，据闻，当年便是去边疆驻守，霍将军都要带着小女儿。大概正是因此，皇后娘娘的性子十分跳脱，也不拘小节，与京中女子不同。

霍以寒并不多言，只跟着小太监来到凤和宫。经过通传，小太监将人引了进去。

来福笑容可掬：“皇上交代了，大将军中午留下一同用午膳，与娘娘共享天伦。奴才那边还有旁的事情，就不在此叨扰，将军请。”

言罢，来福识趣地离开。

阿金阿银见是大少爷，连忙微微一福请安道：“奴婢见过霍将军。”

“起来吧。敏敏怎么样了？”并无外人，霍以寒有些焦急地问道。

阿金：“主子身子没有什么大碍，但却总是有些发热且噩梦不断，太医已经来看过许多次了，说是思虑过多！”

“皇上欺负她了？”霍以寒冷着脸问道，脚步却也没有停下。

阿金连忙道：“并没有的，其实……”停顿一下，阿金叹息，“皇上近来不太来看主子的。”

砰地一脚将椅子踹开，霍以寒的脸色更加难看。

阿金阿银都是吓了一跳，不过她们也都知道将军的性格，他最是心疼娘娘，如若娘娘受了一点委屈，将军大概都要心疼到死。

“往后他不来……不来也便罢了，你们好生劝着些娘娘。”

“我们晓得的。”说话间，几人到了内室。

听到霍以寒踹椅子的声音，端敏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扁了扁嘴，也不穿鞋，直接冲了过来。霍以寒表情柔和起来：“敏敏怎么了？快躺下，这是干吗，着凉可如何是好？”

“哥哥！”端敏大大的泪珠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。

端敏一哭，霍以寒的语气更是柔和了几分：“敏敏可是受了什么委屈？不怕，这宫里如若谁人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哥哥，哥哥帮你处理。敏敏是进宫做皇后的，可不是让他们欺负的。”

端敏不断地摇头，只是搂着霍以寒的脖子哭得更惨，仿佛宣泄着自己的委屈。她怕死了，她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哥哥了。恍然想到梦境中霍家被悉数斩首的样子，端敏只觉得怕极了，她怕一切都变成现实。

“敏敏不哭，敏儿乖。是……是皇上让你伤心了？”霍以寒小心翼翼地问道。他或许能够处理任何事，但是却唯有对此事无能为力。

端敏恍然想到自己的梦境，连忙摇头，这次，她一定不能让哥哥与皇上走到对立面。她不能让梦境成真，不能！

“没，没有。我是很久没见哥哥了，喜极而泣。”端敏吸了吸鼻子，放开霍以寒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她都这么大了还哭鼻子，真是挺丢人的！

霍以寒看端敏光着脚，叹息一声，拉她坐下。

“敏敏抬脚。”端敏低头，看霍以寒捧着她的鞋，就要为她穿上。端敏脸红道：“哥哥，我自己来。”

擦干泪水，端敏在阿金的伺候下将鞋穿好。

“你这丫头，都这么大了，还跟个孩子似的。病了这么久，怎么不好好医治？哥哥去了边疆两个月，你就病了一个月，你是存心让我担心。”霍以寒摸了摸端敏的头。

端敏：“我没事的。哥哥放心啦，看见你我就全好起来了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很有精神吗？”

看到兄长，她的情绪倒是平复了下来，看吧，他现在还好好的，就算是真的有事，也不会是一朝一夕，她还是可以扭转乾坤的，一定可以！梦毕竟是梦，他们终究是活的人，人定胜天，她可以做得到的。

端敏有几分晃神，就听霍以寒开口：“把手给我。”

端敏乖乖照做，霍以寒搭上她的脉，半晌，放下：“看脉象，问题并不大，你好好休养，别思虑过甚。”

霍以寒常年带兵在外，对医术巫术之类都有些研究。虽然算不得医术高超，但是也并非泛泛之辈。

端敏乖巧地点头：“哥哥放心。刚才都说了啊，见到你我就全好起来了。哥哥，刚才是你外面踹椅子吧？啧啧，真是暴躁。”

霍以寒睨她：“你笑话我？”

“是呀是呀。”端敏笑盈盈的，她俏皮地回道，“哥哥，你这样可不行，脾气这么暴躁，十分不好咧！”她似真似假道。

霍以寒瞪她：“我还不是担忧你，没良心的丫头。”

端敏笑呵呵。

阿金阿银站在一旁，见主子情绪好转起来，双双松了一口气。这段日子她们主子实在是萎靡得可以，看样子，主子应该会很快好起来了把？

御书房。

齐祯批阅着奏章，看到来福小碎步进门。

“霍以寒怎么说？”

来福回道：“回皇上，霍将军没有多言其他。不过奴才安置在外面的

人似乎听到皇后娘娘哭了。”

来福回得十分小心翼翼。

齐祯没有什么多余的反应，只冷淡地道：“行了，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皇后娘娘那边，盯紧些。”

“是。”

待到屋内只有一人，齐祯将笔放下，冷笑两声，看着桌上的镯子，抬起砚台，砰的一声狠狠砸碎。

“端敏是朕一个人的，霍以寒去死！”

端敏不断地翻着首饰盒，霍以寒见端敏将东西都倒在了桌上，扶额道：“你找什么让阿金她们做便是了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端敏嘟囔：“哥哥送我的镯子不见了，就是我去年生辰的时候，哥哥送给我的那个呀。”

她之前经常戴，这几日不戴，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

霍以寒倚在门边，嘴角挂着笑意，不似刚进门之初的暴躁：“你若喜欢，哥哥再送你便是了，犯不着因为这些小事不高兴。只要你想要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哥哥也会想办法摘给你。”

端敏听了这话，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她俏生生地问道：“那么哥哥便摘给我吧，你也太不实在了。啊呜，太讨厌了，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”

“好了，哥哥一定再送敏儿一个一模一样的。”霍以寒承诺。

端敏叉腰：“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，就算是一模一样的，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了呀。”

霍以寒：“那你要怎么样？”

端敏：“……”和他说话真是太没劲了。

“皇上驾到……”

听到小太监的唱声，端敏扁嘴：“哎呀，他怎么来了。”

端敏不乐意，不过还是整了下衣服，与兄长一同来到门口，微微福下：“臣妾见过皇上。”

齐祯连忙扶起端敏：“快起来，你身子不好，怎的就这么下地了？霍卿家也请起吧。”言罢，齐祯扶着端敏回房，温柔地问道，“今日可是觉得好些了？”

那样的噩梦之后，端敏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她恭敬地回道：“回皇上，好些了。”

许是她的神色有些不对，齐禔疑惑地低头看她。

端敏垂着头，小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。

齐禔并没有察觉端敏的异样，反而是留了下来，一顿午饭，也算是宾主尽欢。

端敏坐在齐禔身边，十分得体，与先前在兄长面前的跳脱不同。

送走了霍以寒，齐禔仔细地端详端敏，心里一阵酸涩。果然是看见他便好起来了么？

“朕看你还蛮有精神，没事去御花园走走，也别总是闷在屋里，这样更不容易好。大夫说你郁结在胸，朕想，既然该见的人都见到了，你也可以好起来了吧？”齐禔的口气十分冷淡，他面无表情地说着这些，与先前的温柔十分不同。

端敏也习惯了他私下里如是对她，并未细察他话中的深意，只是点头应允。端敏这般乖巧，齐禔竟是越发烦闷，真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齐禔哼了一声，随即起身离开。

看他拂袖而去似乎有些生气，端敏只觉得奇怪，不晓得这厮又是抽什么风。既然他让她去御花园转转，那么她便去转转吧。顺便，她也该想一下，怎么做才能让他们霍家平平安安的。

其实说起来也有些吓人吧，谁能够想到，她病了一个月，却也梦到了自己的一生。荣华富贵，却又悲情的一生。

在连续的噩梦成真之后，端敏绝对不敢说自己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梦。如若真是普通的梦，怎么还会连贯，这不合常理好吗！

阿金阿银伺候端敏披上了披风，春日里还是有风的，端敏身子还很虚弱，自然是小心谨慎。

如今虽然算不得御花园最好的时节，但是也是姹紫嫣红，不少花儿都竞相绽放。

御花园不乏赏花之人，几个妃嫔见端敏出现，连忙过来请安：“臣妾见过皇后娘娘。”

端敏看着眼前领头的这位鹁妃的面孔，如今她最是盛宠，可是多少年后呢？恍然想到她的结局，端敏生出几分怜悯。原本她恨毒了这些女人，

只觉得她们都是魅惑皇上的坏女人，可是经过这一个月，她倒是生出几分不同的心情，这皇宫，其实谁人不是可怜人呢？就算她走到了最后，也不是最后的赢家。

端敏怔在那里，鹂妃等人却心下忐忑起来。

“娘娘，可是臣妾有什么不对？”鹂妃谨慎地问道。

端敏缓过神儿，摇头，微笑：“没事，本宫最近伤寒未愈，不太有精神。你们起来吧。”

往日里端敏虽然不曾为难她们，但是也从来没有有什么好的脸色，今日这般，已经算是出奇。她这般的温柔，其他人倒是怕死了，深觉其中有什么内情，更是小心地陪着笑脸，间或打趣几句，场面顿时一派和谐。

端敏的内心活动：不要与后宫的美人钩心斗角了，其实大家都是可怜人。

众妃嫔的内心活动：皇后这是怎么了？要放大招对付我们了吗？这个笑容一定是麻痹我们的前奏！

“呜呜呜……”大家正逛得“兴高采烈”，就听一阵女孩儿的哭声传来。那声音颇为凄惨，给人凉飕飕的感觉。

阿金到底是大宫女，立时呵斥：“什么人？”

哭声顿住。

“你去那边看看是什么人。”端敏交代，阿金连忙上前，不多时，她面色困窘地领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过来。

端敏细细打量那女孩儿，想到了她是谁。

“彩蝶公主？”端敏试探地问道。

小女孩儿没想到她认得自己，诧异地抬头，大大的泪珠挂在了脸蛋上。她微微一福：“彩蝶见过皇嫂。”声音脆脆的。

“来，到皇嫂这里。”

彩蝶犹豫了一下，来到端敏身边。端敏端详她，没错，正是彩蝶，她与梦境中的大彩蝶合二为一。

如若不是皇后认了出来，旁人大抵是不认得她的。几位妃嫔连忙福了一下：“见过公主。”

彩蝶咬唇，有点不知如何是好，不过她也学着端敏的语气：“起来吧。”

“走，跟皇嫂回宫，顺便说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。”端敏拉起彩蝶的小手，几个妃嫔面面相觑，不知该不该跟着。倒是鹂妃，犹豫了一下，跟了上来，其他几人生怕自己遗漏了什么，也跟了上去。

彩蝶公主是先皇最小的女儿，生母是御前的一位侍女，因着皇上的宠幸而被封为才人。然人也要看个运道，这位才人却是那没有运道之人，不过怀孕三个月，先皇就驾崩了，她生彩蝶公主的时候，更是难产过世。如今，彩蝶也只是被安置在宫中的一隅，鲜少有人提及。

待回到凤和宫，阿银洗了一个帕子，为彩蝶擦了擦脸。彩蝶今年刚刚六岁，其实也就是个孩子，她怯怯地看着大家，有些迷茫。

“彩蝶怎么会一个人在御花园呢？”端敏问道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了几分明了。

彩蝶咬唇瑟缩了一下，摇头。

“去把照顾彩蝶的嬷嬷、宫女、太监都给本宫遣来。”端敏的声音有几分冰冷。

阿金阿银虽不明白主子为何如此，但还是立时去办。不多时，就见一千人等都被带了过来，见彩蝶公主在这里，几个嬷嬷变了变脸色，随即呼喊：“公主，您可让老奴好找啊！原来您竟是来了这边，公主……”还不待说完，端敏看向了阿金。

啪！一个耳光狠狠地打在了为首的嬷嬷脸上。

“凤和宫岂容尔等呼喊大吵，你们还有一丝的规矩吗？”阿金厉言。

几人立时闭住了嘴，不敢多言。

端敏看彩蝶：“彩蝶来皇嫂这里，告诉皇嫂，可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

彩蝶犹豫地看着端敏，端敏笑了一下，随即又看阿金。

啪！又是一个耳光，一众下人在下面瑟瑟发抖。端敏笑咪咪地看彩蝶：“你看，皇嫂才不怕他们，他们不过是奴才，别说他们犯了错，就算是没犯错，皇嫂要处罚一两个奴婢也没有人敢多加质疑。要记住，你是金枝玉叶的公主，他们都是奴才，如若有人敢欺负你，那么就是打你皇兄的脸。”

彩蝶并不十分明白端敏话里的意思，但是她却也看出了端敏眼里的善意，哇的一声搂住端敏的脖子大哭起来。

端敏安抚地拍着她的后背，彩蝶抽泣不断，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的委

屈。虽然彩蝶叙述得并不十分清楚，可是大家还是听明白了她的话。

奴大欺主。不管是皇家还是富贵之家，哪里没有这样的事呢？彩蝶虽然顶着公主的名，但是却没什么人管她，这些奴才自然也就大胆起来。

虽然还是大呼冤枉，但是端敏却只是冷笑：“冤不冤枉，你们心里清楚，把所有人都送到慎刑司。至于你们要的证据，本宫半日就可以让证据多得够你们全家抄斩。”

“阿金，告诉内务府，本宫要亲自为彩蝶挑选人手。至于这些人，严厉处置。欺凌公主，本宫倒是要看看，谁人敢？”端敏拉着彩蝶，眼神淬着冰，十分寒冷。

不过一会儿的工夫，甚至不给人辩驳的机会，端敏极为迅速地就将人处置了。她这般雷厉风行，鹧妃等人甚至觉得，她这是在杀鸡给猴看。大家也都是谴责着这些刁奴，端敏却突然回头：“这宫中，不管怎么斗，都不能涉及人命，更不能涉及任何皇室血脉。谁人敢对孩子下手，本宫今日把话撂在这里，踩了本宫的底线，别怪本宫翻脸不认人。”

几人一怔，随即连忙点头称是。

“好了，本宫有些话还要与彩蝶说，你们先下去吧。”

第一眼看到彩蝶，端敏就想到了自己，其实她自进宫至今也只见过彩蝶一面，可是在梦中却见过她无数次：年幼之时因为丧母受尽欺凌，少女之时又被齐祯和亲到了他国做世子妃，最后更是因为两国的相互算计而被自己的丈夫一箭射死，至死都没有回到大齐。而彩蝶于她，是有过许多真诚的帮助的，如若没有彩蝶，想来梦中的她也死了无数次。

这个时候的彩蝶还是一个年幼的笑起来纯纯的小不点。许是因为自小便被人欺凌，她看人总是怯怯的。

“彩蝶，你好能干，刚才一下子就认出我了呢！”

彩蝶点头：“我见过皇嫂的。”

虽然还是个孩子，但是她曾经听小宫女在一起嘀咕过，她们都说，皇后娘娘是大齐最好命的女子，便是真正金枝玉叶的公主也是敌不上的。正是因为这样的话，彩蝶曾经偷偷地过来偷看过端敏许多次。

“那彩蝶觉得，皇嫂好看吗？”端敏逗趣道。

彩蝶再次点头：“好看，皇嫂很好看，比彩蝶好看。”

端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皇嫂哪里能够敌得上你，看你粉雕玉琢

的，皇嫂看了，就想捏捏你的小脸蛋呢！”

彩蝶抿着小嘴，露出浅浅的梨涡。

“皇嫂真好！我就知道，皇嫂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”彩蝶终于鼓起勇气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端敏。端敏摸了摸她的头：“你要记住，你是皇上的亲妹妹，是金枝玉叶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。”

端敏差人将彩蝶送走，又为她重新挑选了身边伺候的人，虽然不见得就是好的，但是端敏明白，她这番的大张旗鼓，别人自是不敢再慢待彩蝶。至于合适的人，日后慢慢挑选便是。

待到屋内只剩她们主仆几人，阿银开口：“主子，今日彩蝶公主是故意在那里等你的。”

不光是她，旁人应该也看出来了。

端敏将手中的热茶放下，笑盈盈道：“那又如何呢？”

阿银不解，主子不是最忌讳别人算计她的吗？

“我很喜欢彩蝶，知道自己算计是好的，不然怎么办？一直任由那些人欺凌？她不过还是一个六岁的孩子，能够这样为自己筹谋，我倒是觉得甚好。”就在彩蝶出现的那一刻，端敏已了然这件事的经过，彩蝶是故意等在那里。她虽然单纯，但是也能看明白这样小孩子的伎俩。有时候，梦境也未必都是不好的，她恍然想到了那一切，然后让事情走向了不同的方向。如若是以往的她，即便彩蝶是个孩子，她也不会喜欢，她不喜欢别人算计她。可是今日的感觉竟是全然不同。

阿银想了一下，回道：“也是，不过娘娘总归是要小心些。”

端敏点头，言称无妨。

端敏不再诉说自己的梦境，与阿金阿银也不多言。不是信不过，只有些事，说出来只会让人怕，倒不如这样。

“皇上还在御书房忙吗？”端敏问道。

阿金阿银都有些诧异自家主子的话。曾几何时，两人不是互不搭理了吗？

“回主子，应该是的。”阿金连忙回道。

端敏点头，十分语重心长：“皇上每日为了国事操劳，也不顾着自己的身体。传本宫的话，命小厨房做些补品给皇上送过去。”

阿金抿了抿嘴，点头应是，她们小姐终于学会讨好皇上了。虽然皇上

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小姐就这么冷心冷情地在宫中蹉跎一辈子，也是阿金她们不愿意看见的。她们小姐那么出色，应当得到最好的一切啊！

“奴婢立刻去办。”看着阿金嗖一下离开的身影，端敏疑惑地问阿银：“你姐姐今天怎么了？有点奇怪啊。”

阿银明了阿金的想法，笑言：“姐姐是高兴娘娘想开了。”

她不是想开了，而是真的怕了！

端敏抿了抿嘴，没有将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，看样子，她的两个丫鬟都蛮希望她与皇上交好的呀。不过这样想也对，如若真的希望她与皇上对着干，倒是值得怀疑了。

端敏看着阿银，支着下巴问道：“你说，皇上会不会高兴得痛哭流涕？”

呃……阿银默然，她们的主子这么奇怪的性格是怎么养成的？在不熟识的人面前十分端庄能干，也颇有气派。可是在熟识的人面前，呃……她们不忍直视呀！

“这怎么可能？那是皇上呀！”端敏试着想了一下皇上感动得痛哭流涕的场面，瞬间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那画面太美，她不敢看！

“你说得对，皇上的性格，感动也只会心里默默的。流于形式，也不太像他。”

心里默默的也不会！阿银心里不断呐喊，但是却只能勾着嘴角，做浅笑状：“是呢，皇上一定在心里感动着！”

两主仆这厢讨论得十分热烈，那厢阿金已经交代了人去办此事。不多时，就见她归来，微微一福，阿金笑称：“皇上已经将补品带进去了呢。娘娘放心，皇上很高兴的。”

端敏听了这话，伸了一个懒腰：“那就好，我要睡了。”

阿金与阿银又怔住了，难道不是该等皇上的吗？已经示过好了，皇上也收了补品，大抵晚上就会来这边小坐吧？难不成，主子不是打的这个主意？难道不是主子看到彩蝶公主粉雕玉琢，也就想生一个小娃娃吗？难道不是吗？

不得不说，脑补是病。

两个丫鬟萧瑟地站在那里，端敏倒是打着哈欠准备睡了……

齐祯盯着放在桌上的那碗补品足有一刻钟，他就这么盯着看，表情十